



……如此结局乃是历史的必然，
谁也没有回天之力，
谁也不能挽大厦之将倾。
知命之年凤凰社
如无力再飞的老凤凰，
惟一通过痛苦而无悔的涅槃，
才能获得再生。

纸厦

野 莽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ZHISHA

紙

厦

野
莽
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 厦/野莽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5354-2344-2

I. 纸…

II. 野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3132 号

责任编辑:刘 青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7.12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00 千字 印数:1—6000 册

I·1805 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卖香辣豆腐脑的小镇作家朱土改前来出版社投稿为引线，揭开了一个有着五十年的悠久历史，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出版社怎样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内幕。以把五千年的中国文化译介到世界各国为使命的凤凰社，在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被断了奶，为了求得生存不得已转向国内市场。但长期以来的养尊处优，使干部职工染上了铁饭碗综合症，懒惰、贪占、争权、无能，管行政的吴诗言上班打麻将，管印制的郑三发常年吃回扣，管销售的王金刚私吞卖书款，郑三发的老婆会计黄莲花和各方勾结，雁过拔毛，连开车的司机方三儿都以车谋私。三朝元老李享大无事可为，忽发奇想，要用烟盒建造一座高一百层的摩天大楼，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向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献礼。

青年编辑阿里巴等一批知识分子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，也只好整日混世清谈。各种各样的矛盾网状交错，使这座昔日无比高贵的文学圣殿一下子面临绝境，几种亏损太大的外语刊物被迫停刊，而寄望于创办一份国语杂志以盈补亏，力挽狂澜。然而由于内讧，各部门间不肯配合并互相拆台，大有希望的新生杂志不仅未能盈利，反而雪上加霜。创始人副总编孙文夫带阿里巴前去枪岛，寻求昔日认识的一位诗人，现为湿脚大酒楼总裁的张义夫出资相助，张义夫一挥百万，孙文夫离岛回京，却正逢诗人编辑于剑自杀，司机方三儿翻车，办刊费被迫挪作丧葬、住院和修车之用。不久张义夫因涉嫌一桩非法集资大案，锒铛入狱，枪岛公安局来人收缴这笔经费，发现此款已所剩无几。

朱土改面壁三年的长篇小说由于凤凰社印制科印费天价，销

售科拒绝销售，阿里巴为帮助这位小镇作家实现梦想，也为社里挣一笔钱，通过女记者金铃子的引荐，委托大书商“北方的狼”代印代售，竟使此书一炮走红，成为当年国内最大的畅销书，却因书商用了一定的色情宣传，遭到查禁。与此同时，阿里巴不听作家和同事魏子野的劝告，念三年前南长城下一面之缘，又接受了锅城老作家袁飞北一部四处退稿的小说，以上述方式请一位胡姓书商代销，出版后果然遭到袁要价十万元的讹诈。一夜成名的朱土改为了报答阿里巴的救助之恩，自告奋勇前往锅城为他周旋。阿里巴不带律师，审判厅上滔滔雄辩，并出示袁的亲笔书信，白真相于大庭广众，袁飞北无地自容。

孙文夫惨淡经营的杂志粮尽弹绝，创刊周年成了停刊之日，孙无术回天，愤然出走。社长赵小月独断专行，因暗中对王金刚封官许愿，曾遭到外语副总编钱思奇和国语副总编孙文夫的坚决抵制，遂视钱、孙为异己，私下组阁总务处长吴诗言、编辑部主任周泉和翻译部主任费英雄，早已图谋取代钱、孙。但因其平庸无能且利欲熏心，在班子换届中被赶下台来，钱思奇接任了社长，从巴黎访问归来的法文翻译家李中国任副总编。费英雄一直深爱着女编辑杨梅，却发现杨梅正与德国人小罗伯特打得火热，便转而追求美国女翻译玛丽娅。竞选中费以一票之差落马，一气之下随玛丽娅去了美国，另一名英籍翻译斯蒂芬因为外刊停办，也提前中止合同回国。吴诗言、周泉以及王金刚升官无缘，心怀不满，对换班后的钱、李冷眼旁观，并联合其他有失利益者暗使手脚。书生气十足的钱、李二人却浑然不觉，雄心勃勃地要着手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，替上任还清二百五十万元的负债，带领全社人员进入一个新世纪。

魏子野早已看透身边这一出出荒诞剧的幕后，是不可救药的旧的体制在充作导演，并且预言凤凰必须涅槃，才能获得新生，因此多年来超然局外，潜心著书。赴法访问的李中国无意中在一

家经销中文图书的书店看到魏的作品，为他的幽默而深刻所打动，将其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，引起西方文坛的重视，两人由此结下情谊。李中国回国任凤凰社副总编，为了使这只折翅的凤凰重新起飞，宁可暂时牺牲如日中天的翻译事业，倾心疗治此社顽疾，并向新社长钱思奇推荐魏子野担纲重任。魏子野此时正要去市作协做专业作家，是成全自己还是听从李中国，两难中听了钱思奇的一番激语，觉得做人不可过于理性和自私，答应伴他们一道度过最艰难的日子，毅然放弃已经到手的专业作家不做，全力投入社里的工作，一手引进外版图书，一手团结国内作家，组织阿里巴等一批编辑调查变幻莫测的图书市场，优化选题，编书投放。

为了扩大图书销售，面对王金刚们的消极罢工，钱思奇大胆引进赵小月推荐的号称卖书大王的陆为码，施以高薪重利，让其重组队伍，配合魏子野和阿里巴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。部机关为了充实凤凰社的领导力量，准备派一位名叫郭铁汉的副司长来担任该社的副社长，一心盯着此位的吴诗言听到风声，串联全社人员签名抵制，但郭铁汉依然走马上任，很快就以纯熟的政客手段架空了钱、李二人。不久郑三发酒后与心有另爱的情妇发生争执，持刀将其杀死，被法院判处死刑，并判其对死者家属进行经济赔偿。黄莲花为了保住夫妻二人多年贪占的不义之财，试图在执行枪决前和他解除婚姻。刚拿到驾照的新司机龚吊古擅自出车为她奔波，途中与一辆卡车相撞，车损人伤，郭铁汉欲对龚进行处分，却遭到吴诗言的再三拦阻，郭知道把一个拖拉机手招做小车司机的是吴，串联全社职工签名抵制他的也是吴，于是建议钱思奇撤销了吴的总务处长，同时把长期与外勾结窃款分赃的黄莲花的会计一职撤去，让其担任大楼厕所和楼道的保洁员。

钱思奇的三项举措一一受阻，首先是与德国罗伯特文化集团的合作，因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而受到部里禁止，继而与国内龙

公司的合作也未成功，原因是龙公司的主业是出版销售大、中、小学的学生课本，对凤凰社的文学图书是盲人瞎马，钱把最后一宝押在卖书大王陆为码的身上。却不料陆为码纸上谈兵，惟一的手段是与书店经理喝酒打牌，以输牌的名义向包销图书的经理塞黑钱，但因这样的非法开支财务不给报账，因而销售工作一筹莫展，就一口咬定原本定好的所有图书都是垃圾，逼使停止出版，然后又说不能完成销售总额的原因是无书可卖，将一切责任都推给阿里巴。钱思奇对陆为码的胡说深信不疑，魏子野心如明镜，让阿里巴把陆为码否认的书稿转给几家兄弟出版社，无不畅销得利并荣获优秀图书大奖，再将这些书分别送给钱、李二人，希望引起他们的深思，自己却不屑与陆争辩，借此机会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场，由此受到李中国和钱思奇的误解。

阿里巴一人独撑不了这个腹背受敌的残局，当众宣布要向终日码烟盒的李享大学习，什么事也不做了。少年老成的黄硕接替了魏子野的职务，他的方法是利用过期作废的权利，抓紧换取永不过期的人事关系，重新对贪占者大开绿灯，为有朝一日取代钱思奇打好基础，果然赢得了一片叫好之声。李中国从国外学来的管理经验，在凤凰社处处受阻，自身利益受到触动的人联合起来，黄莲花率先对李进行攻击，吴诗言暗中指使王金刚等人也乘机殴打，郭铁汉一心想把李挤下台去，对此事件，对下轻描淡写地批评，对上无中生有地汇报，使打人一案长期悬而不决。李中国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深深的失望，一腔热情化为苦水，至此方才明白魏子野的预言是对的，两人心有同感，重归于好。

全书结束在凤凰社勤杂室墙角后的那间小暗室里，三朝元老李享大的摩天大楼已经造到第九十九层，吉尼斯世界纪录正含笑向他招手，突然间在模型的第一层里发现了一窝老鼠，李享大打鼠不逞，却使苦心营造的大楼毁于一旦，又气又恨，当即猝死。与此同时，凤凰社正在召开一个空前悲壮的大会，部里来人通知

大家，因为凤凰社陷入全面瘫痪，上级已经决定解散此社。书中特意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刘姥姥式的人物，即为这座大楼打扫厕所的老女人谢婆子，她的一句话可视为是对全书的总结：“你们这些活神仙，每天吃了玩，玩了拉，拉了闹，总有一天把这座楼给闹塌了，看你们再闹！”

这是一部寓言和现实相结合的长篇小说，国内出版社每年的出版物数以亿计，但写出版社本身的长篇小说这还是第一部。全书四十万字，书中各类人物近百人。除了凤凰社的自取灭亡和各色人物的生动表演，书中还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阿里巴和多位现代女性的情感故事，如他和红颜知己金铃子刻骨铭心的相爱和相别，金铃子移居美国芝城之后，又和她的妹妹金樱子若隐若现的相知和相恋。青年女作家璀璨对他的露骨引诱和倾情奉献，阿里巴的逢场作戏和疲于应付，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灵与肉的分裂，情与性的对抗，以及他桀骜不驯的顽强个性和不入俗流的人格魅力，书中都有着极其精彩的刻画。

1999年9月29日上午9点，京郊县城卖葱花豆腐脑儿的朱土改，将他苦写三年零三个月，完成的一本长篇小说，送到了他一心要找的凤凰出版社。他把书稿包了又包，裹了又裹，外面还套一个塑料袋，用一只草绿色的帆布挎包装着，斜挎在背上，像个三十三年前“大串连”时的红卫兵，辗转坐车，大费周折，才终于到达目的地。这时他又渴又累，全身疲软，虽说渴的滋味比累还要难受，却觉得肚子里的水重得直往下坠，心想那些水分当初要是能存在嗓子眼里，不必急着变成尿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中途转车的时候，路边本来有一个公共厕所，富丽堂皇得像座王府，但他正要打算进去，又发现前面有一位女士，正从坤包里往外掏钱，便知那是个收费的机关，而且想必还不便宜，最起码一碗葱花豆腐脑儿又赔进去了，觉得太不划算，于是就硬憋着，上车下车意守丹田，每移一步都小心翼翼。

朱土改来到出版大楼门口，见有一个卫士把门，便尽力做出器宇不凡的样子，昂首挺胸地往门洞里跨，卫士却挥手将他拦住，朱土改想，莫非他们也像城郊人养的狗，一眼就能认出生人？俗话说狗咬丑的，难道我就那么丑吗？对这一点儿他本是有准备的，出门前特意吩咐老婆，用装满开水的瓷缸充作熨斗，把洗干净的裤子烫出两道笔直的火车轨道，脚下的猪皮鞋也用打湿的抹布擦了一遍，不信他就比不上这座楼里最差的一个！正忿忿不平着，突然间看懂了卫士的手势，不是不让他进，而是要他去外面的小平房里，填张单子再来。朱土改返身来到平房，小窗孔

里的一位小姐正冲他笑，那笑容里有一种料他必然回来的英明，早已在窗台上为他准备好了一本会客单，一支细绳儿拴着的圆珠笔。朱土改明明觉得受了戏弄，但还得按照单上的各项指标，老老实实地填写，填罢了走去交给卫士，这才有了进入门洞的资格。

就这样来来往往，折腾了一个够数，肚子里的尿更胀了，简直有了快要失禁的迹象，朱土改全力坚持着，还得注意走路的姿态，警惕门口的卫士回过头来看他，不允许脚下的步子太乱，像一位练习竞走的选手，直奔楼里画有人头的房间。救命的男厕所就在眼前，朱土改一步冲了进去，解裤就掏，刚刚尿到一半，忽听得背后传来一声喝叫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尿就一下子吓断了，剩下的一半连同家伙本身，本能地缩回裤里。他的脸色煞白，心也狂跳不止，一时间竟怀疑自己慌不择门，闯进了女厕所，犯下让天下人笑话的错误，回头一看，果然一个老女人恶狠狠地冲他走来，手里握着拖把，瞪着他直嚷：“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俺新擦的地，又给你踩成这个样子了！”

朱土改朝地上一看，雪白的地砖上，真的留下他的一串黑脚印子，心想这也奇了，怎么别人进来撒尿，地上没有脚印，他进来撒尿，地上就有脚印呢？难道这厕所地上的砖也和人一样，长着势利眼，看他一脚踩下，就知道他是一个未成名的穷作家吗？心里竟惭愧得不行，又有些委屈，也顾不得去水池子里洗手，对那手持拖把的老女人赔礼地笑笑，踮高着脚尖溜了出去。

走廊里静得出奇，两边所有的房门都关闭着，朱土改把每一扇都小心地推一下，全都纹丝不动，来到顶头一间，门却大开，里面乌烟瘴气，三男一女围在一张桌边坐着，各自面前摆着一排麻将，男人一边抽烟一边摸牌，每摸一张就往自己的那排中一插，根据牌的好坏，嘴里或叫或骂，或猛地把牌往桌上一击，脸上露出万般的痛苦。朱土改看那打麻将的四个人样，都不像是编

辑，头又伸进去了一点儿，穿过他们的肩缝往背后看，却看见一个骨瘦如柴的紫脸老头子，坐在另一张桌子后面，用五颜六色的烟盒码一座楼房，神情专注，满脸严肃，每码一个烟盒上去，身子都要紧张好一阵子。有一次一个烟盒没有码好，从楼顶上扑地掉下来，紫脸老头子浑身肌肉一抖，双手又颤巍巍地把它重码上去，看那尽心竭力的样子，也是打扰不得的，便把头又缩了出来。在门外呆站一会儿，心想就这么站到明天也不是个办法，就下个决心，再次伸进头去问道：“请问几个同志，这里面有没有编辑老师？”

一个黑脸皮人伸手过去摸牌，却把头扭向他问：“你认识字吗？”说完把刚摸的那张看了一眼，突然一声大叫，将面前所有的牌都推倒了，望着同桌的几个人喊，“今天你们服不服我？你？你？还有你？”

被问的人都不得不服他，纷纷从兜里往外掏钱，一个荇大个子诡笑道：“当然是要扶你的，不扶你方三儿不就尿到裤子上去了吗？”

大家齐声笑着，像是一群被赶着下河的鸭子。一桌中惟一坐着个单眼皮女人，假装羞得不行，伸手推了荇大个子一掌说：“就你的一张嘴坏！”又“哗”地推倒自己面前的牌，抱怨另一个缩脖子说，“我一直等着你的幺鸡，你不给我放炮，却老是在我下面碰啊，杠啊，把我都搞死了！”

大家笑声更响，缩脖子男人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似的，笑得直喘气道：“想我的幺鸡放炮怎么也不早说，害我在你下面瞎碰瞎杠的，我心里还想你给我一洞，或者二饼也行，可你硬是不给，只好靠我自摸，一把又没摸着。”

单眼皮女人这才发觉，刚才自己说错了话，被缩脖子的嘴巴乘机占了个大便宜，便用手狠着劲儿去揪他身上的肉，边揪边骂：“好你个蒋委员长，你这家伙比王金刚还坏！还想我给你这

个给你那个，要摸就摸你的头！”

这几个都市男女嘴里吐出的黑话，乡巴佬朱土改全都耳熟能详，这些话都是农村人说的，既是下流话又是双关语，为的是干活儿不累，句句围绕着裤裆里的那个物件。他想这里是文学的殿堂，又不是庄稼地里，这些人怎么也都学会说了呢？这样想着他感到有点儿困惑，还有点儿莫名的兴奋，减少了一些对这座大楼的神秘，心里一时轻松起来。朱土改同时又发现，在三男一女打闹笑骂的时候，坐在他们背后的紫脸瘦老头子丝毫不受影响，一直埋头用烟盒码着楼房。紫脸瘦老头子的桌上还铺着一张图纸，每码上去几个烟盒，他都要往图纸看上一眼，然后再码几个，像个专心致志的老科学家，为了事业把一身的肉都耗干了。朱土改又困惑地想，他这是干吗呢？

朱土改第二次缩回头来，站在外面发起了愁，想不通这么森严的一座大楼，里面却住着这么下流的一群男女，门外还有人站岗放哨，保卫着他们打情骂俏。这么站着，忽然他明白了黑脸刚才的意思，是让他自己去认门上的牌子。他就换了一边，开始从打麻将这间房子的对面认起，对面一间的牌子上写着三个字，朱土改一不小心嘴里念出声来：“传家宝……”正想着世上哪有这样的部门，背后打麻将的房里就笑成了一团，黑脸又“叭”地扔出一张牌，边笑边骂道：“真他妈的傻×，你才是传家宝呢，你是你妈的一个活宝！”

朱土改挨了骂，知道念错了，心中却对那个黑脸冷笑说，你这个只配打麻将的人，你是在骂一个没成名的作家呀！嘴里不敢出声，走到近处一认，牌子上写的原来是“专家室”，仍然不明白那里是干什么的，便走过去推门咨询。门开了，里面坐着一个高鼻凹眼的外国老头儿，正对着一台电脑打字，他慌忙把门拉上，那外国老头儿竟丝毫也不觉得。朱土改继续往前找，终于找着了编辑部，心里一喜，这次把门推开，里面坐的就是中国人

了，是一个瘦瘦的光头的背影，大着胆子探进小半个脸去，问：“老师，我能进来吗？”

里面的光头应了一声说：“找谁？”

朱土改说：“找编辑老师。”

光头问：“有事吗？”

朱土改：“有事呢，我是来投稿的。”

光头说：“进来谈吧。”

朱土改就进去了。他看见光头的面前放着一部书稿，正看得入神，等朱土改站了一刻，才转过身来，望着他斜挎在背上的黄挎包问：“是译稿吗？哪国的文字？翻译的是谁的作品？”

朱土改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，龇咧着嘴，把挎包从背上费力地摘下来，取出书稿双手献过去说：“我写的全是我们黄村的事儿，写了三年零三个月，写得可苦了，请编辑老师指教。”

光头听他这么介绍，再细看他满脸沧桑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，明白了道：“我还以为你送来的是一部译稿，挑出我们国家的好作品，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什么的，原来还是你自己写的，这类书我们目前还不能出。”

朱土改一急，脱口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光头说：“这是国家对我们的分工，就比方你们家里，男人在外干活，老婆在家主事。”

朱土改说：“老师你可说错了，我家恰恰是反过来的，老婆在店里卖葱花豆腐脑儿，我在后面顶多帮她收一收钱。”

光头笑道：“这不过是打个比方嘛，意思是我们目前只出外语书刊，申请出版国语书刊的报告打上去了，还没有批下来。”

朱土改一听，反而激动了说：“那国家终究是要批下来的，我就在这里排队等着，我来投稿是在批准之前的，按先后来后，我排第一。”

光头见他憨得可笑，就丢下书稿和他聊道：“我们这里不是

卖葱花豆腐脑儿，按先来后到的顺序，来得早不一定写得好，写得好也不一定能够出，何况就是按先来后到，我正看的这部书稿也排在你的前面。”又问他说，“全国这么多的出版社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”

朱土改说：“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京城有个凤凰出版社，在全世界都是有名气的，历任主编都是个中央的大头头。”

光头笑着摇手道：“并不是什么大头头，无非是学术界的泰斗，文化圈的名人而已。我告诉你正确答案，首任主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号大作家，第一号三十年代死了，第二号五十年代当了大官，第三号就义不容辞地做了我们的主编；第二任主编是大翻译家兼大作家，丹麦国王曾经派大臣飘洋过海，把一面丹麦国旗送到他的家中，直到去年他死的时候，那面国旗还在他四合院的书房里飘扬着呢；第三任主编是大翻译家，你知道第一个把《红楼梦》翻译成英文的是谁吗？就是他，在国外他的名声比在国内响多了；第四任主编更有意思，简直富有传奇色彩，十年前……，我不说了，后来的事情不好说了。”

朱土改吓得龇咧着嘴，都快傻了说：“我就听说凤凰社是国内第一。”

光头说：“笼统说第一是不规范的，它不过是与共和国同龄，历史久点，级别高点，牌子大点，名声响点，但是若论出书，兴许还要倒过来了，我在世博会上看到很多好书，让人爱不释手，赞不绝口，一看书脊，印的都是地方出版社，而凤凰社却连毛也没有几根，快成一只唐老鸭了。”

朱土改说：“老师不要谦虚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书不在多，有几本好的不就行了吗？”

阿里巴巴说：“谢谢你的好言安慰，不过了解内幕的人会怀疑这是一种讽刺。其实建国之初，这里只有三个中国人，一个外国人，成立一个编辑小组，还相当不了现在的一个科级，却是国际

上最辉煌的时期，后来升成处级，国外的书刊订户大大减少，再后来升成局级，不叫主编叫总编了，官儿有市委秘书长那么大了，印的书刊却快要没人买了。总编一任不如一任，日子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”

朱土改对社史不怎么感兴趣，一门心事只想着出书，就说：“老师，您怎么称呼？”

光头说：“看你年龄比我还大，就别叫我老师，你叫我名字好了。”

说着顺手拉过一只盒子，从中抽出一张名片递给他。朱土改捧在双手的掌心，觉得这张名片十分有趣，上面画着一个瘦和尚头，下面印着一串电话号码，中间是三个形状古怪的大字：阿里巴，朱土改还想在上面找个头衔之类，好作称呼，可是再没有了，就试探性地撒了个谎说：“这个名字我经常在书上见到的，如雷贯耳！”

阿里巴笑道：“你一次也不可能见到，因为我从来不写文章，它只出现在户口本和工资单上。”

朱土改碰了一鼻子灰，心想这与众不同，前几次他背着书稿去找出版社，用刚才这个办法，把编辑们骗得乐滋滋的，虽然书稿最终还是还给了他，但当时的气氛确实很好。阿里巴见他不好意思，就转过话问：“你还给过别的出版社吗？”

朱土改这次不敢再说假话了，苦笑说：“给过，总共给过四五家子，他们看我不是名家大腕，有的干脆不收，有的勉强收了，也不给看，过段时间等我一问，就编个理由还给我，到阿老师这儿是第六家了，我老婆说六六大顺，这次兴许能遇上贵人，阿老师就是我的贵人。”

阿里巴点头说：“其实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还算是老实，很多作者为了达到目的，都说有多少家出版社派人坐飞机去，住在他附近的宾馆里等他稿子，编辑在你争我夺中打破了脑袋，有的

住在医院里，还哭着给他打电话，说是要与书稿同在。凭你对我说了实话，最起码我应该把你的东西认真读完。”

说着把纸包一层一层打开，像给冬天的婴儿脱掉棉裤，地上的旧报纸张剝时就积了一堆。书稿的外围已经很脏，里面却是新的，首页的上方写着“狗娘”，下方写着“牛八”，阿里巴便笑了问：“哪是书的名字，哪是你的名字？”

朱土改严肃地回答：“狗娘是书名，牛八是我的笔名，我本名叫朱土改，土地改革那年生的，把‘朱’字拆开不就牛八吗？”

说完就有点儿得意地盯在阿里巴的脸上，希望得到他的认可。阿里巴却哦了一声说：“原来你是新中国的同龄人，土改这两字挺好的，改成牛八，猛一看还以为一个狗娘生了八头小牛，是一部二十世纪末的新聊斋呢。”又问，“怎么要叫这个书名？”

朱土改说：“我们那里骂人兴说狗娘养的，我取这名，是骂书里那些狗男狗女。”

阿里巴刚说一个“此名不雅”，朱土改就乘机要求说：“那就请刘老师给改一个名吧！”

阿里巴笑道：“书名我得看完稿子慢慢再想，作者笔名嘛，我倒是觉得与其叫牛八，还不如索性叫牛八爷好了。”

朱土改吓了一跳说：“我哪里敢称爷，只要书能出版，叫我孙子都行！”

阿里巴说：“叫牛八爷好，牛八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”

说着掂了掂手里的书稿，约摸着三斤来重，半尺多厚，方格稿纸的上方，一律印着某某养猪场办公室的红字头，可能是一位养猪场的朋友支援他的，心想这些年看到的书稿，基本上都是激光打印，有的索性寄来一张软盘，插进电脑就能打开阅读，最先进的是从网上发来 E-mail，此公却还写得这样苦，心里就对他又多了一分同情。

阿里巴请朱土改坐在沙发上，一目十行地翻看他的书稿，觉得书中有些情节还很动人，只是文笔欠雅，有时词句不通，作者分明属于那种文化水平较低，写作能力较强的人。心里发着叹息，从稿纸上抬起头来，看他一眼，瞥见他的裤裆开着，下面还湿了一块，就用手指着那儿问他：“你那儿是怎么了？”

朱土改低头一看，脸色顿时红如猪血，回想自己刚才在厕所里，吃了那个手拿拖把的老女人一吓，竟把几滴尿撒在裤子上，而且裤裆拉链也忘了拉，进门时先是站着的，不大显形，一坐下就裂开个大嘴巴来，慌得赶快拉上拉链，把厕所里发生的事情对阿里巴讲了一遍。阿里巴为他的诚实感动，大笑一通之后，对朱土改说：“不是厕所地砖势利眼，而是刚擦过的地砖水气没干，晾一会儿再踩，才不会留下脚印，人家刚擦就让你给弄脏了，当然要发火的。不过把你的尿吓回去了，可不是件好事，将来会落下个前列腺的毛病？”

朱土改问：“什么是前列腺？”

阿里巴胡诌道：“前列腺就是位于尿道前列的那道战线，门口的卫兵似的，那里一堵，就什么都别想通过了。”

朱土改听他这样比方，就想起刚才的一幕，不知怎么联想到这座大楼门口的卫士，咧嘴笑笑。又见他随和得很，与自己过去见过的编辑有所不同，也就随口问道：“阿老师，你们这么大的机关，男厕所里怎么要雇个女人，正撒着尿，她说进来就进来了，想着怪吓人的！”